



第十一讲 新大陆及大觉醒

New Continental & The Great Awakenings



ATLANTA
REFORMED
BAPTIST

亞特蘭大改革宗浸信會
CHURCH
ATLRBC.ORG

五月花号，1620年

1620年一群英国清教徒（称为天路客：英语pilgrims，分离主义者）从英格兰乘五月花号新大陆。经过10周艰苦的海上航行，五月花号带着102名乘客和大约30名船员抵达美国，1620年11月21日（旧历11月11日）在今美国马萨诸塞州普里茅斯湾的科德角附近抛锚靠岸。



五月花公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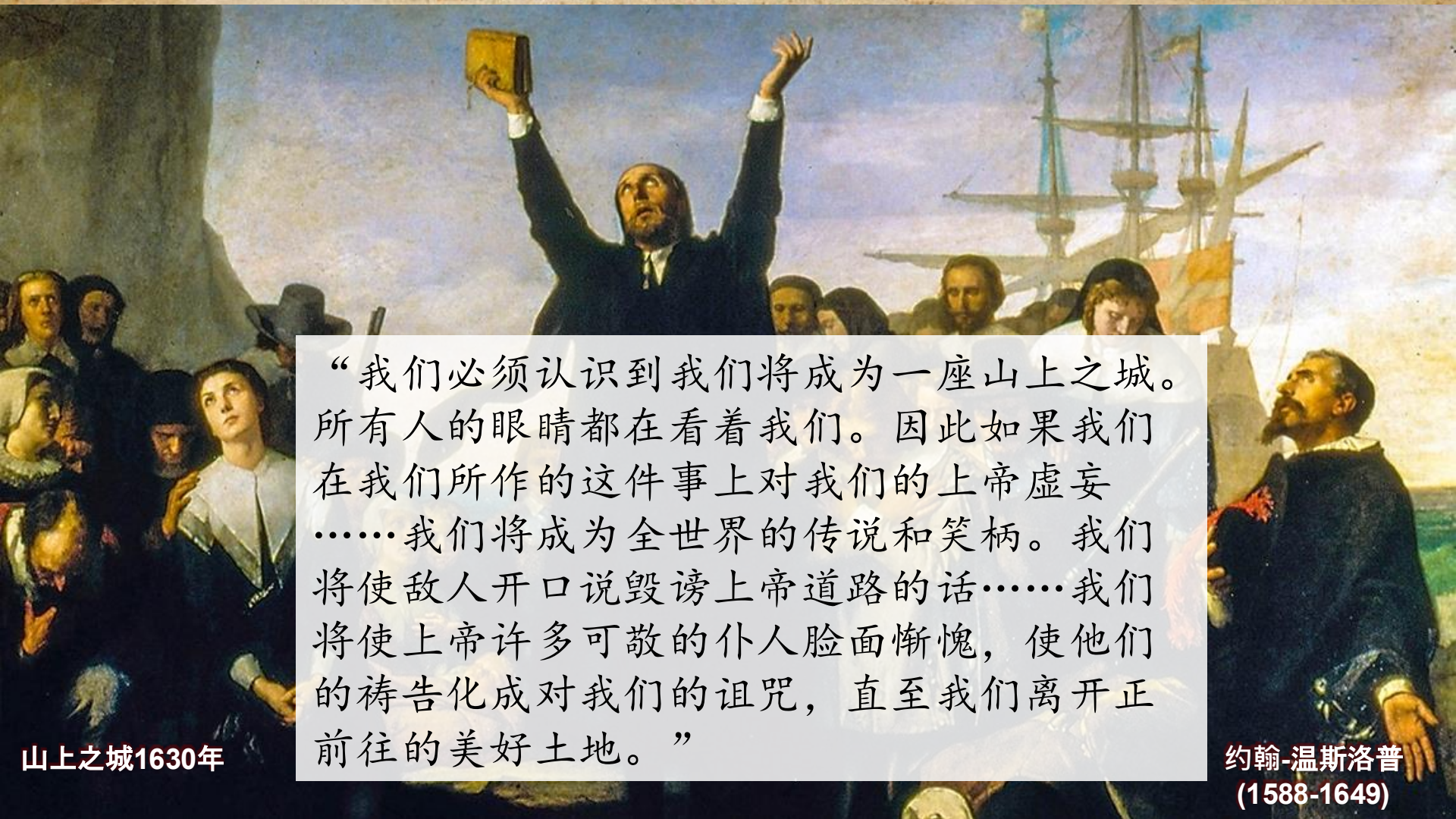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传扬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垦第一个居住地。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在我们彼此面前，共同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个民事治理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到更好的维护、实施和发展。因而，我们建立、组成、构建这样一个公正、平等的法律、典章、法令、宪章、职事体系；这应当是适当、必要、方便、时时更新的，并是为了居住地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对此，我们都承诺遵守和服从。”

--前往北美洲新英格兰殖民地的102名英国清教徒在上岸之前，其中的41名成年男子于1620年11月11日在五月花号上签订的政治声明，同意创建并服从一个政府。

马塞诸塞殖民地 1630

约翰·温斯洛普（1588-1649）是一位律师，毕业于剑桥大学，属于拥有土地的贵族。1629年，因清教信仰被剥夺公职，随后卖掉英国的土地，率领一批清教徒前往新大陆并成立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他在1630年4月8日被选为殖民地第二任总督，在其后的20年内4度担任总督。

1630年，温斯洛普在一次著名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提出将殖民地建成“山上之城”愿景。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一座山上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我们所作的这件事上对我们的上帝虚妄……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传说和笑柄。我们将使敌人开口说毁谤上帝道路的话……我们将使上帝许多可敬的仆人脸面惭愧，使他们的祷告化成对我们的诅咒，直至我们离开正前往的美好土地。”

山上之城1630年

约翰·温斯洛普
(1588-1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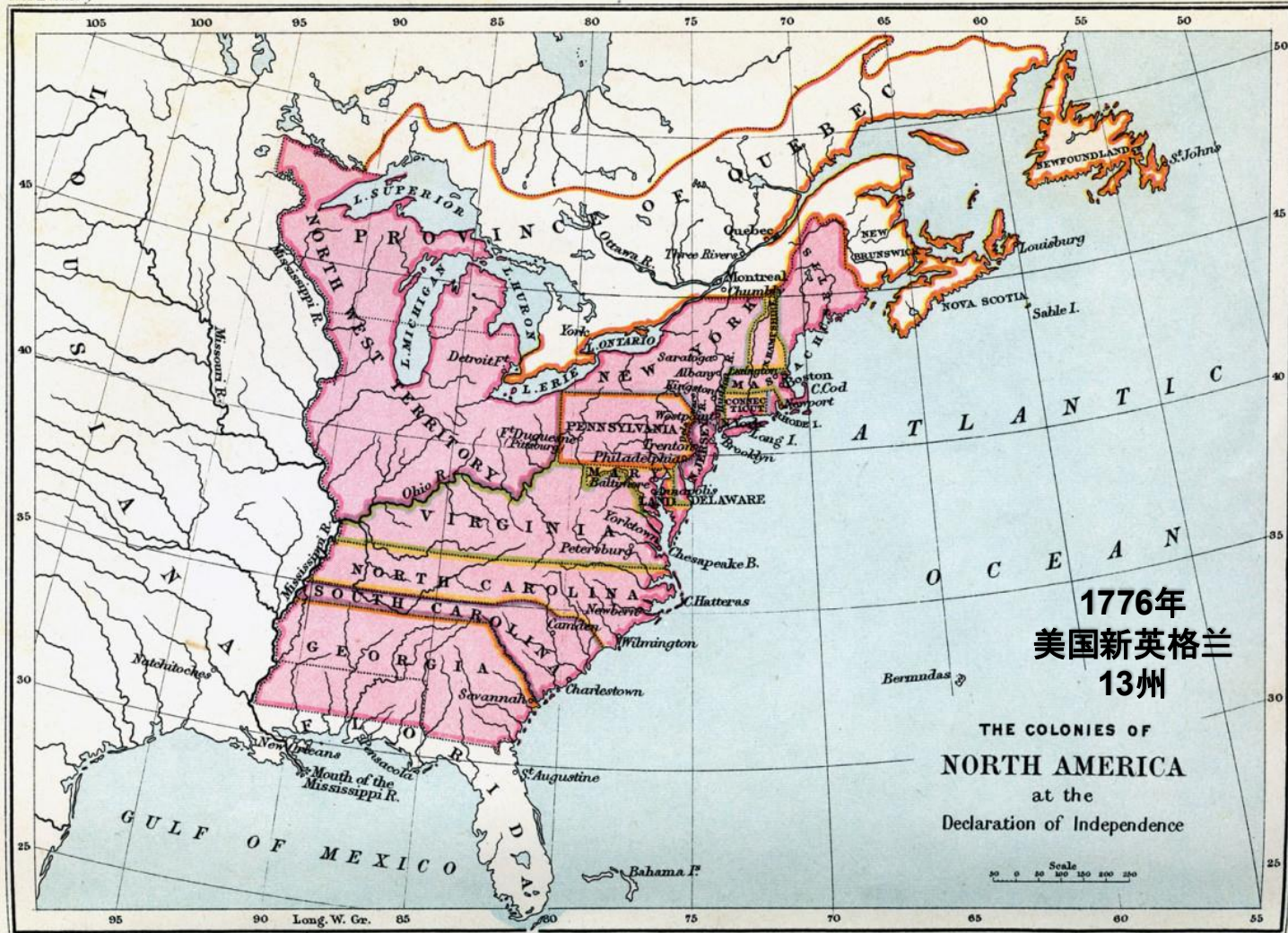
美国独立战争 1775-1783

独立战争主要始于北美十三殖民地为了对抗英国压迫性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从而决定以武装革命寻求独立，但后来却因为法国加入战争对抗英国，而使战争的范围远远超过英属北美洲之外。因此，英国决定与当地的印地安人结盟，以增加势力。

在独立战争初期，英国尚能够充分利用皇家海军船坚炮利的优势控制十三殖民地的沿海城市，但对于如何控制内陆地区、及应对盘据内陆、熟悉地形、骁勇善战的殖民地民兵却束手无策。随著法国海军在切萨皮克海战大捷夺得制海权，英军于1781年的约克镇之围城战役中惨败投降，并于1783年被迫签订《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



独立战争
(1775-17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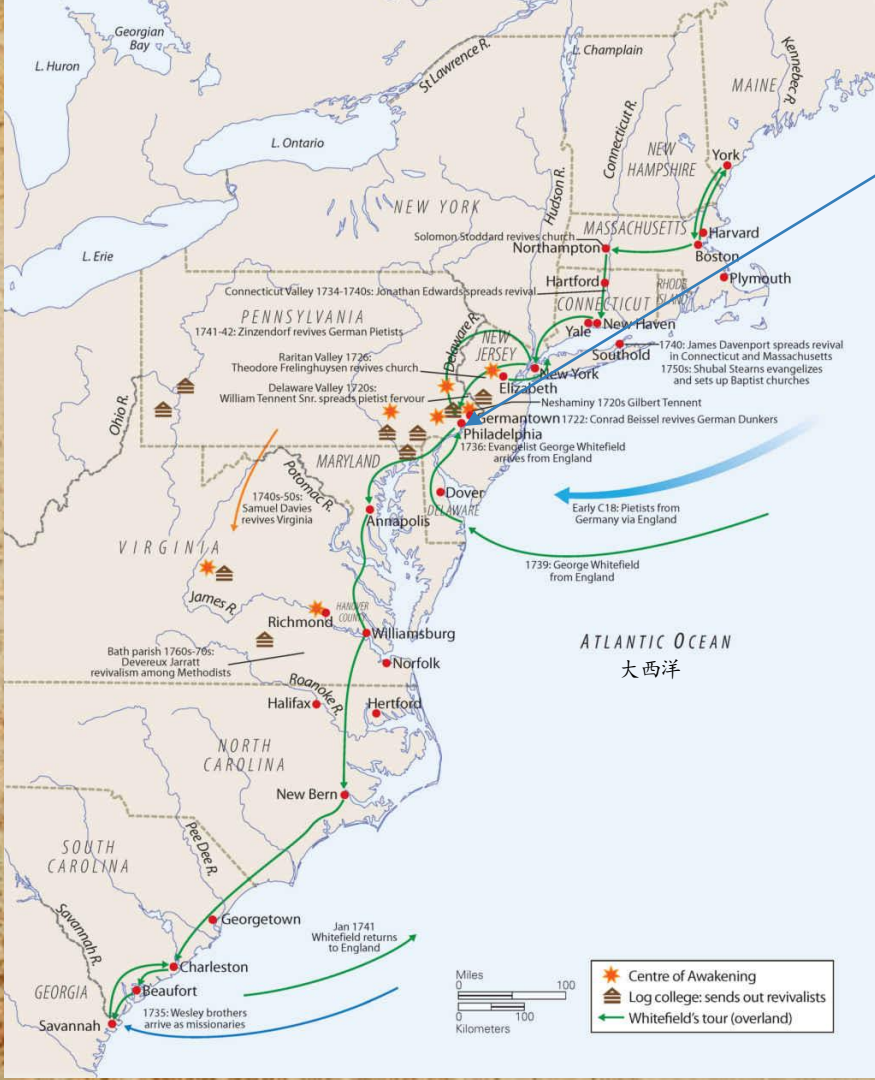


第一次大觉醒(1st Great Awakening)

第一次大觉醒是1730年代和1740年代深深地影响了13个北美殖民地的一系列基督教复兴。这深深地影响了更正教，使信徒们悔改归正，追求敬虔生活。此次运动是圣灵的工作，并非由人组织发起。复兴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圣灵浇灌(赛44:3)。

这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超越宗派界限的复兴和救赎神学。神学基础是改革宗神学，通过大范围传讲神的道，带来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复兴。

在运动中，建立了以普林斯顿为首的培养传道人的学校，大批人明白救恩，得救归主，社会道德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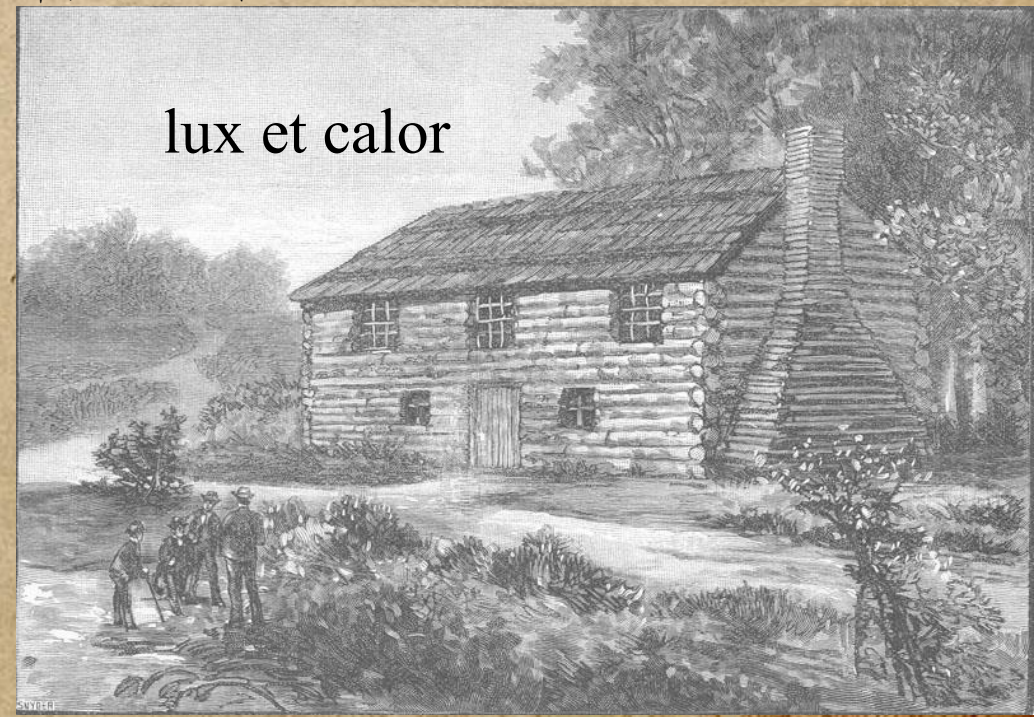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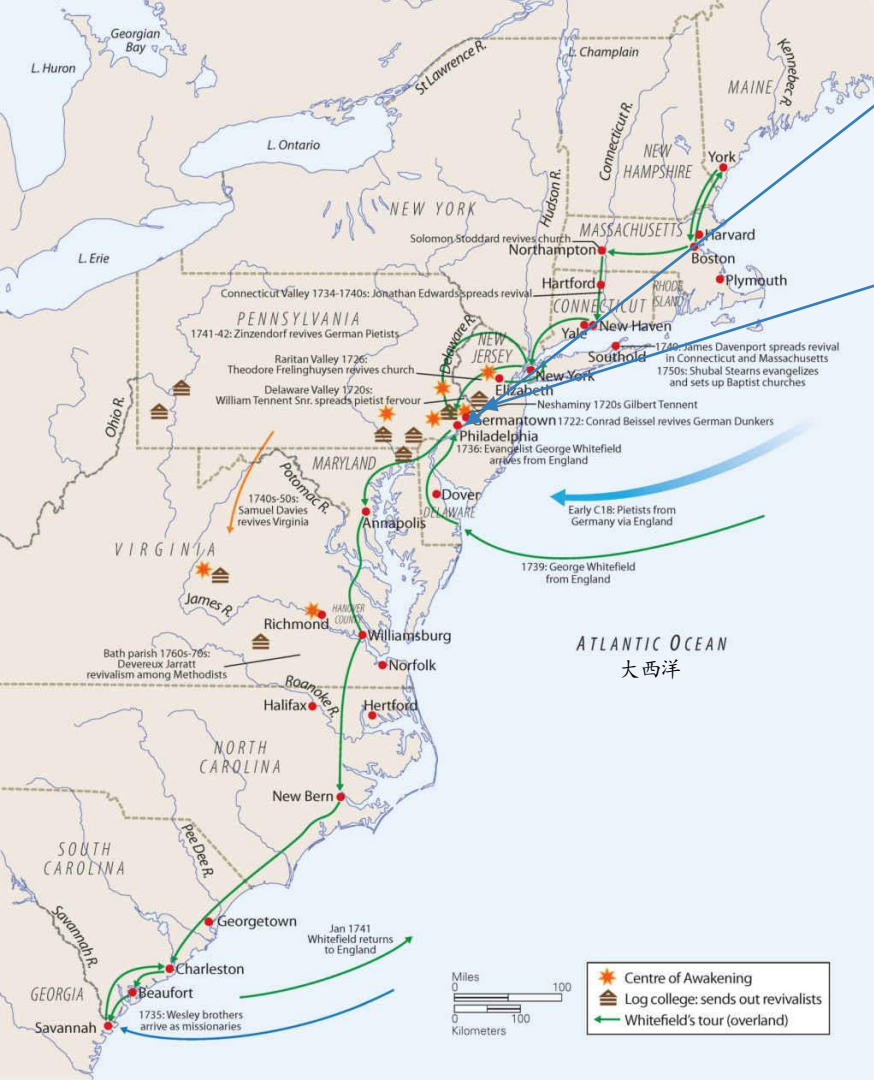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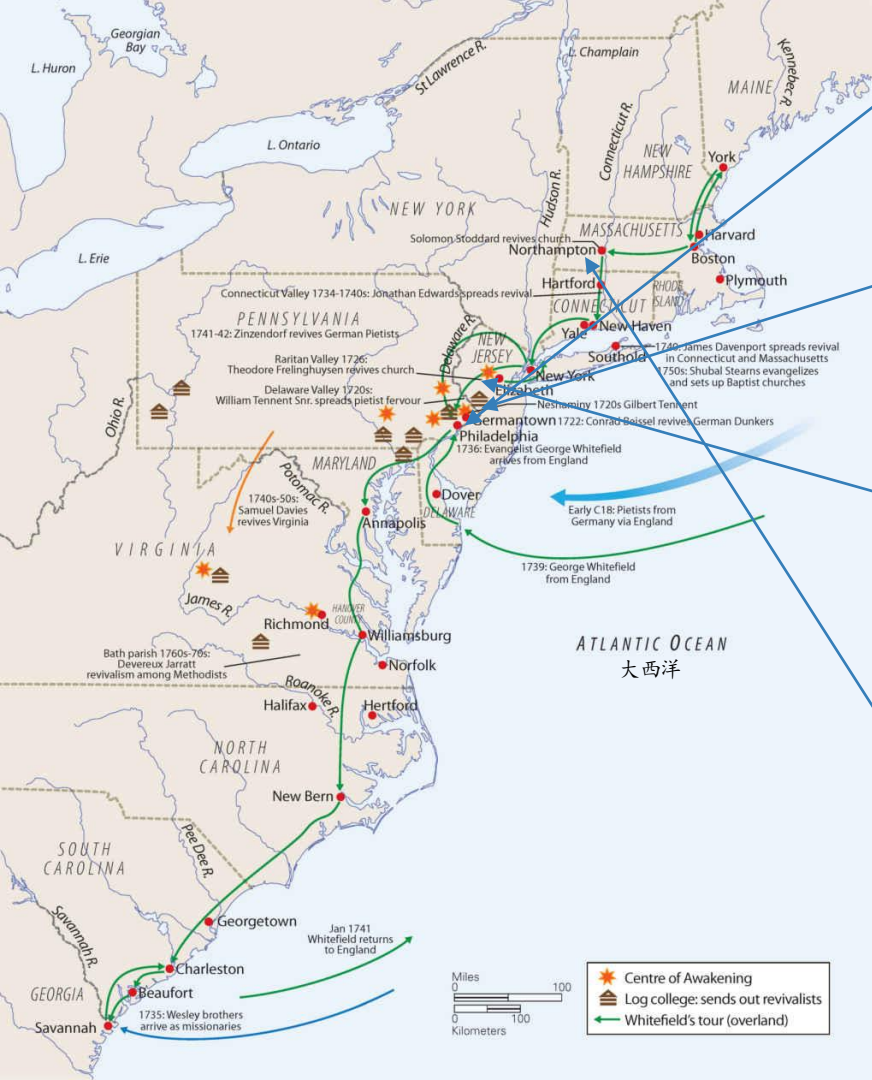
1712年，康拉德-贝塞尔（1691-1768）抵达宾州的德国城。1722年，带领了德国人的复兴运动。

1712年，康拉德-贝塞尔（1691-1768）抵达宾州的德国城。1722年，带领了德国人的复兴运动。

1726年，爱尔兰长老会的老威廉-坦南特（1673-1746）在宾州建立“木屋学院”为牧师提供培训。

lux et ca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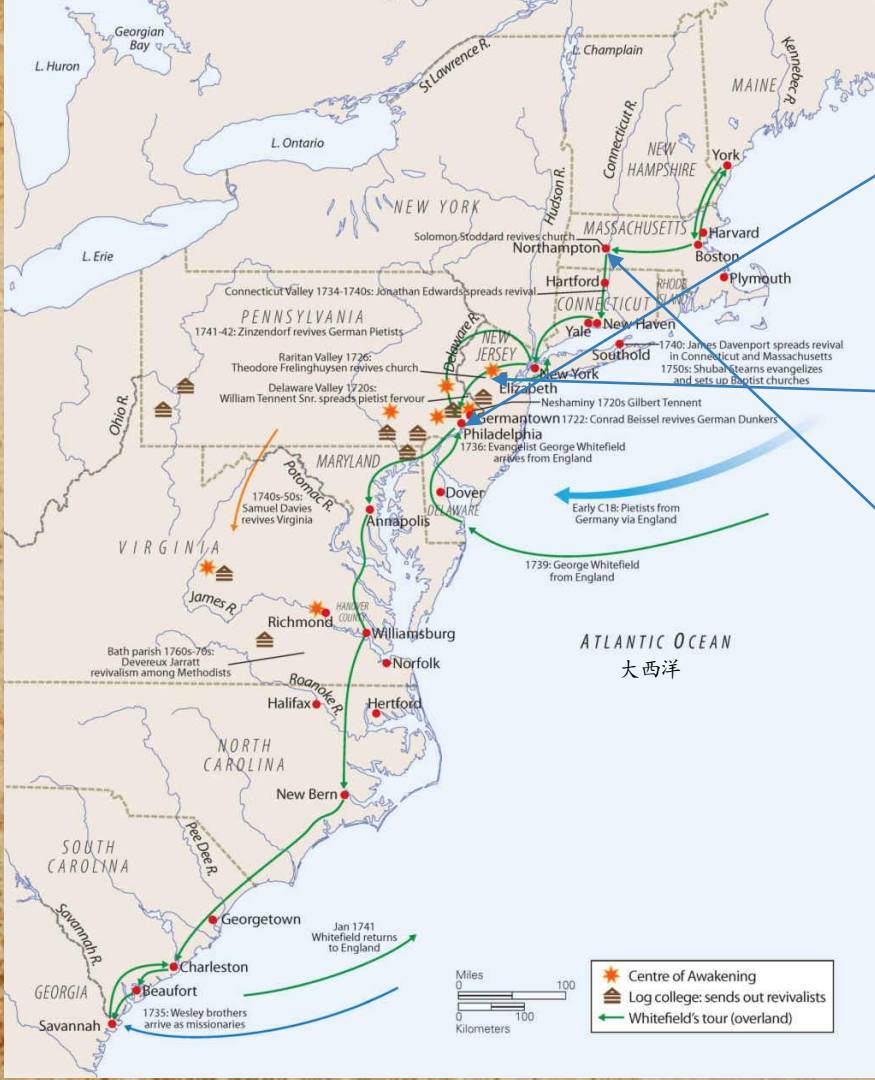


1712年，康拉德-贝塞尔（1691-1768）抵达宾州的德国城。1722年，带领了德国人的复兴运动。

1726年，爱尔兰长老会的老威廉-坦南特（1673-1746）在宾州建立“木屋学院”为牧师提供培训。

荷兰改革宗牧师西奥多-弗里林海森（1691-1748）在新泽西州的拉里坦谷地领导了几次复兴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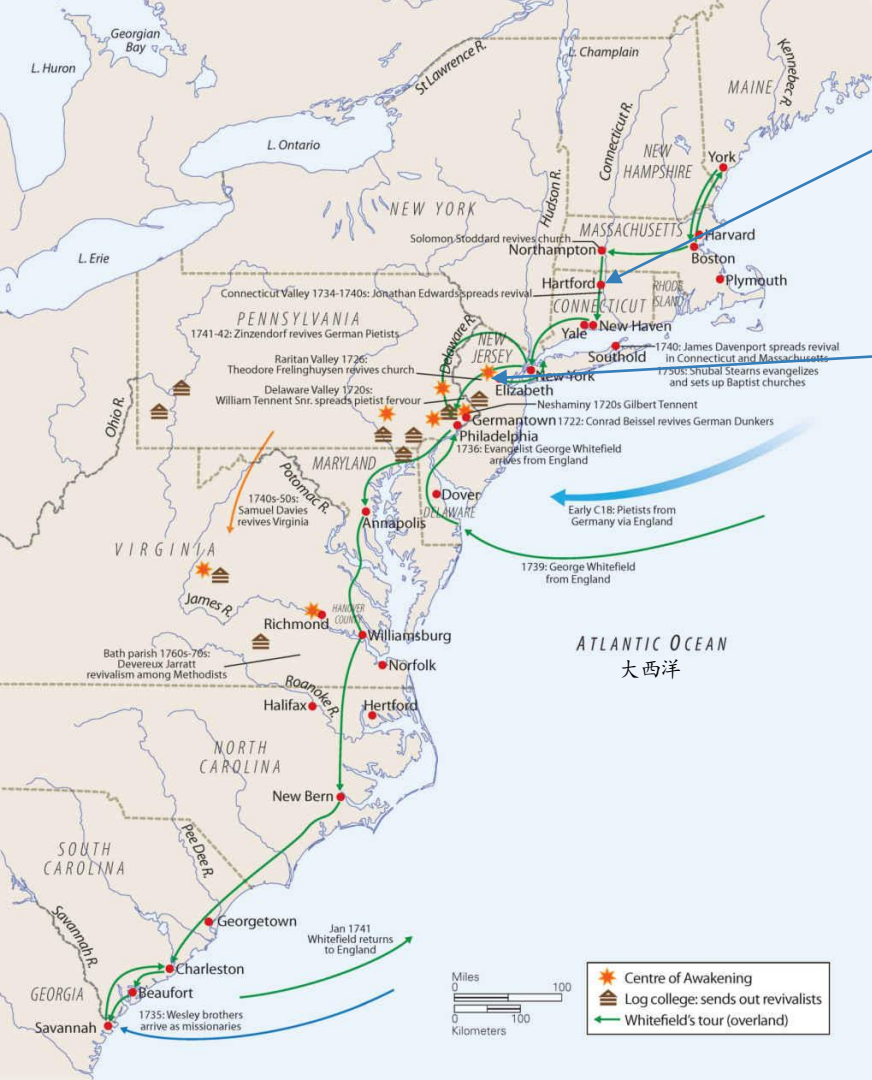
18世纪初，公理会的所罗门-斯托达德（1643-1729）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看到了他的会众的复兴；



1712年，康拉德-贝塞尔（1691-1768）抵达宾州的德国城。1722年，带领了德国人的复兴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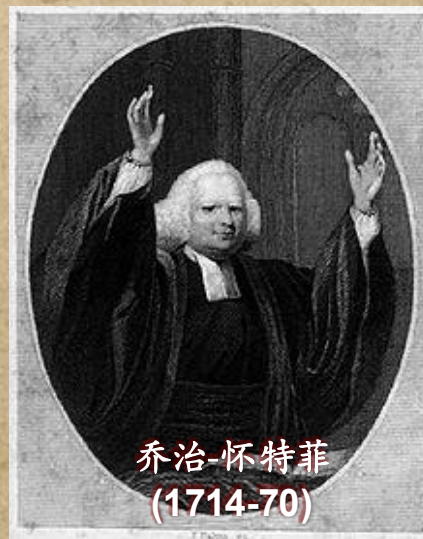
荷兰改革宗牧师西奥多-弗里林海森（1691-1748）在新泽西州的拉里坦谷地领导了几次复兴运动。

18世纪初，公理会的所罗门-斯托达德（1643-1729）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看到了他的会众的复兴；



1734年到1740年代初，约拿单-爱德华兹（1703-58），在康奈迪克山谷的边疆城镇带领第一次大觉醒复兴。

1739年10月，乔治-怀特菲（George Whitefield, 1714-70）从英国来到北美洲。在多处大规模聚会中讲道，在整个殖民地引起了属灵的奋兴和复兴。



新大陆的教育

- 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建立了哈佛学院
- 1693年，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建立威廉与玛丽学院
- 1701年，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建立耶鲁学院
- 1746年，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建立新泽西学院，1896年更名普林斯顿大学。
- 1754年，在纽约市建立哥伦比亚大学



耶鲁大学建校校训

所有的学者都要按照神的话语敬虔地、无可指责地生活，他们需要殷勤地阅读圣经——圣经是真理之光的泉源，也需要持续地参加公开或私下的敬拜。……本校的每一位学生都要在行为和言语上对自己的教师显出足够的尊敬和敬畏……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争竞的、不尊重的语言或是对抗教师。



约拿单·爱德华兹 (1703-1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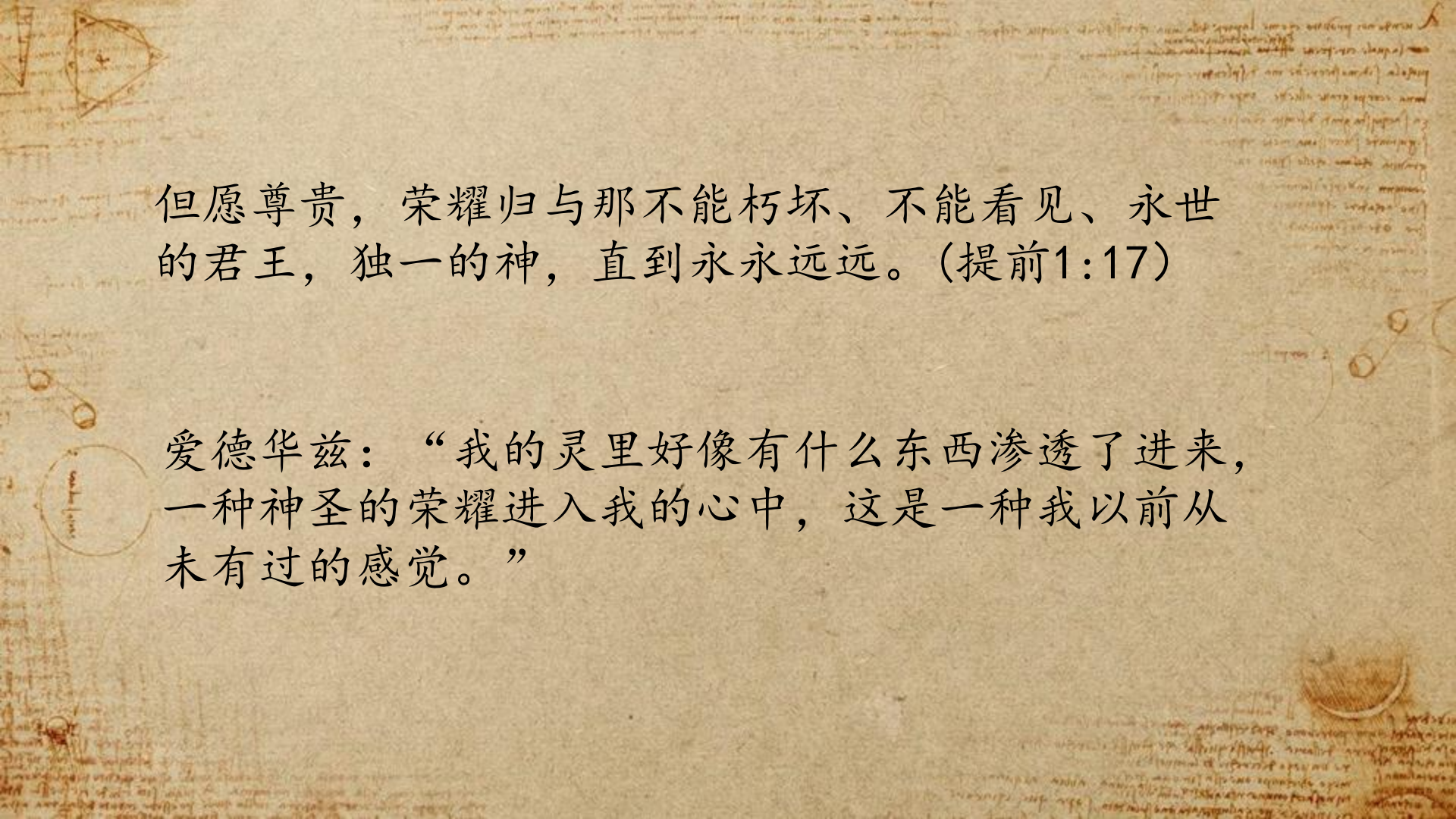
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美国神学家和哲学家，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也同时被视为美国哲学思想的开拓者。十八世纪初正值理性时代和物质主义的思潮，理性至上的浪潮对教会产生了冲击，爱德华兹将属灵生命与理性思维融合在一起，将对信仰的热情注入到当时僵化的正统神学系统之中，使神学真的成为教会更新的动力。

父母都是出身于敬虔清教徒后代的家庭：父亲是公理会的牧师；母亲是北安普敦极具影响力的教牧领袖斯托达

(Solomon Stoddard) 牧师的女儿，他自幼在家受虔诚的宗教教育熏陶。172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成为纽约一个小教堂的牧师。1724年返回耶鲁大学任教。1727年成为北安普敦公理会的助理牧师，1729年成为主任牧师。1750年被免职。随后在一个小教会牧会，1758年成为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约拿单·爱德华兹
(1703-1758)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提前1:17）

爱德华兹：“我的灵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渗透了进来，一种神圣的荣耀进入我的心中，这是一种我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

圣灵将神超自然之光直接照彻人心：1733

- 分辨基督徒经历的真正核心，特别是要分辨知识主义和情感主义。
- 神使用一种直接的方式与祂的百姓沟通，这种沟通是超越理性的，是单单依靠理性无法企及的。
- 一个真正重生的人，神也给他一个全新的能力，让他能够理解跟神有关的事，能够理解基督的美丽和基督的伟大。这种能力是不信的人所不会拥有的。
- “这就像你知道蜂蜜是甜的，拥有这一理性知识，和你尝过蜂蜜的滋味、感觉过它的甜，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被圣灵重生的信徒“不仅仅在理性上知道神是荣耀的，而且在心里还品尝到神的荣耀是什么滋味的。”

第一次大觉醒(1st Great Awakening)

第一次大觉醒是1730年代和1740年代深深地影响了13个北美殖民地的一系列基督教复兴。此永久地影响了更正教，使信徒们悔改归正，追求敬虔生活。此次运动是圣灵的工作，并非由人组织发起。复兴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神的圣灵浇灌(赛44:3)。这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兹和怀特菲。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超越教派界限的复兴和救赎神学。神学基础是改革宗神学，通过大范围传讲神的道，传讲福音，呼召人悔改，带来了新英格兰地区的复兴。在运动中，建立了以普林斯顿为首的培养传道人的学校，大批人明白救恩，得救归主，社会道德更新。

第二次大觉醒(2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大觉醒是1790年代末，渐进开始的，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甚至更长一些。它涉及几个不同宗派，主要是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涉及了整个新建立的美国。随着新国家的到来，社会平等的观念逐渐渗入教会。具体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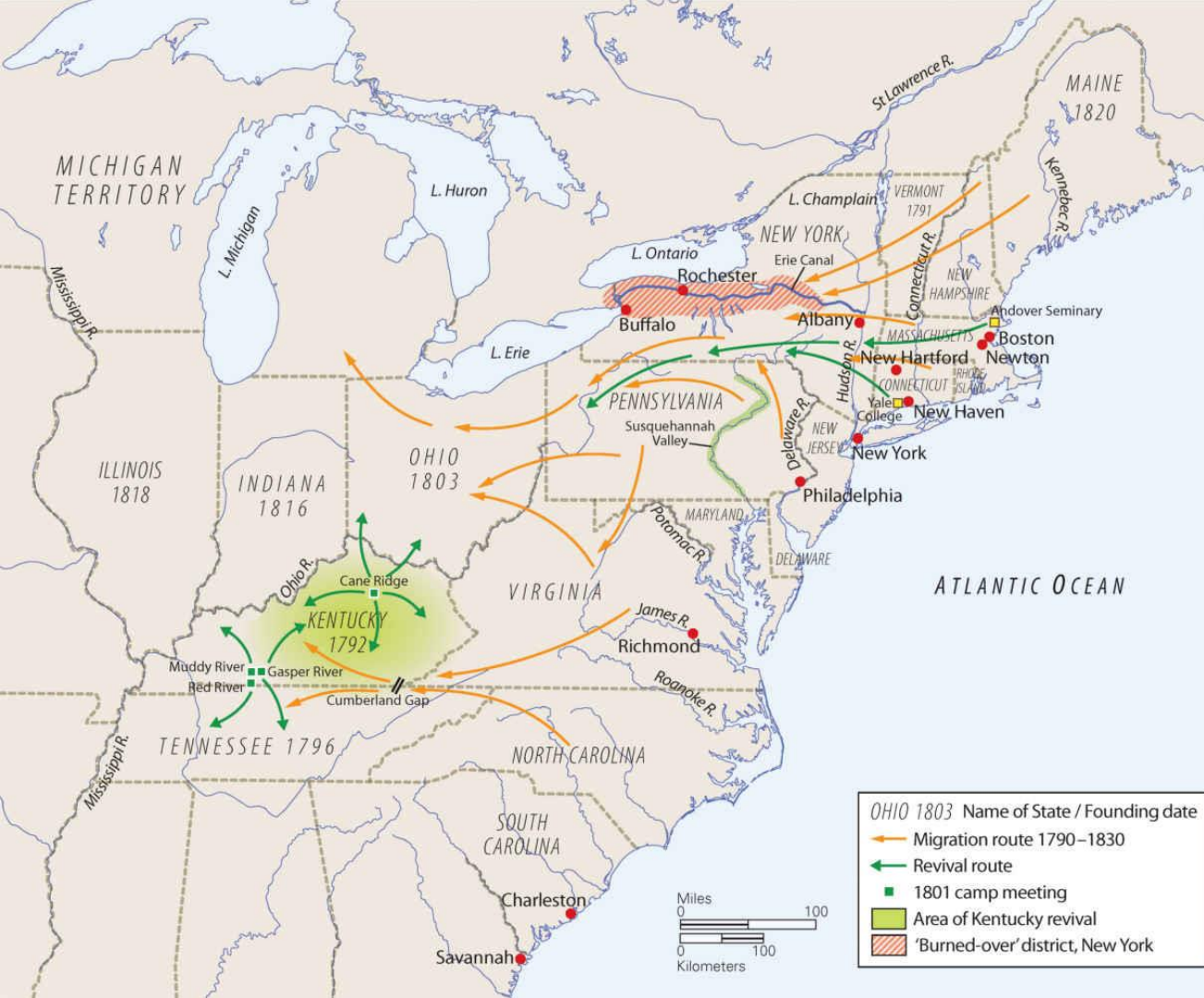
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在期间迅速成长，与长老会、圣公会宗派不同，这些教派的传道人通常没有受过教育，在运动后期，开始出现否认信经信条，接受伯拉纠主义及亚米念主义。



时代背景

启蒙思想家的期待与希望只是一个苦涩可嘲讽的幻梦。他们主张，在普遍的人类自由与科学、理性之进步之间有强有力的必然联系。但当面目一旦被揭开被认清，则启蒙运动的遗产乃是工具理性的胜利。这种形式的理性影响着传染着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包括经济结构、法律、官僚行政，甚至艺术。工具理性的发展并没有导向普遍自由的具体实现，而是造出了一个官僚理性的“铁笼”，它将一切都笼罩其中无处可逃。--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第二次 大觉醒 1790-1830



第一次与第二次大觉醒的差异

“虽然它的名字正确地把第二次大觉醒放在1740年代第一次大觉醒的后面，但它没有提醒我们注意它们的不同程度。首先，在时间跨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第一次大觉醒的持续时间最多只有三到五年；第二次大觉醒的持续时间至少有四分之一世纪，而且，在大多数人看来，还会更长一些。...第二次的地理范围要大得多，接触的人也多得多。卫理公会的历史学家阿贝尔-史蒂文斯认为，在19世纪初，宗教兴趣是普遍的，如果不是同时的话，从缅因州到田纳西州，从乔治亚州到加拿大。...17世纪40年代，尽管最重要的传道人怀特菲是圣公会传道人，在长老会和公理会以外的会众很少被激起新的生命力。但在19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大觉醒，除了这两个宗派外，浸信会、卫理公会和其他教派，包括圣公会，都受到影响。”（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118-120）

神学教育

第一次：建立代表的新泽西学院(1896年更名为普林斯顿)，虽然它的教育并不限于培训牧师，但它的许多毕业生确实成为了牧师和传道人。“在前80年的2500名毕业生中，大约有500人实现了其创始人的主要意图，成为福音的传道人。”(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38)

约翰-威瑟斯彭 (1722-94)，1768-94，任校长。

毕业生：约翰-麦克米伦 (1752-1833)：律法与福音的统一

第二次：虽然有些大学建立，但是这一次注重平信徒的讲道和事奉，同时，妇女的事奉，甚至妇女参与教导明显增加。

麦克米伦的个人见证

我从来没有看到我是一个迷失的、未完成的罪人，暴露在公义的神的愤怒之下，我无法为自己的解脱做任何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坚持到1770年春天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我在那里没呆多久，就在学生中发生了属灵的复兴。我相信，有一段时间，受到严重影响的人不超过两三个。在一个被一些学生定为禁食和祈祷的日子里，当其他人在吃晚饭的时候，我退到我的书房里，在努力祈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神圣的东西，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看到神的律法不仅是神圣的、公正的和属灵的，而且也是良善的，对神话语的统一会使我快乐。我不觉得要与律法争吵，而是与自己争吵，因为我不符合它。我觉得现在很容易接受福音的救赎计划，并感到一种迄今为止我所不了解的心灵的安宁。随之而来的是，对神在其所有圣经书卷中对祂的荣耀进行思考，这让我很高兴。我想我可以在我周围的每一件事中看到神的工作。

伊恩默里对普林斯顿毕业生的描述，

“这些人，以及他们所服事的人们，在惊人的艰难困苦中过着朴素而坚定的生活。当时没有磨坊来磨面粉做面包，也没有道路来运送货物过山。像铁和盐这样稀缺的商品都要用马驮着走。1781年，匹兹堡没有石头、砖头或框架房屋；没有锯子、刨子或钉子，用油纸或亚麻布覆盖的小窗户的简朴木小屋是唯一的家。1785年之前，该地区没有一座教堂建筑，有些资料说是1790年。比这些匮乏更糟糕的是来自印第安人攻击的危险，这些直到1794年才最终结束。…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样的原始条件下，毕业生们前往宾州的西部，专注于牧养和教育工作”（《复兴与复兴主义》）

复兴的发起者

“使用了什么特别的手段来促进这些复兴？答案是，没有。...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第二次大觉醒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相当多的人宣讲与复兴时期相同的信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同样的人，以同样的能力进行同样的行动，但结果却如此惊人地不同！”。必须得出的结论是，1798年和1800年后教会的变化不能用所使用的手段来解释。对那些看到这些事件的人来说，最清楚的莫过于神以主权的方式乐于赐福人类的工具，使成功只归功于祂”（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126-28）。

大觉醒的影响

- 教会的复兴导致了許多福音派组织的成立，包括美国对外宣教委员会（1810年）、美国圣经协会（1816年）和美国小册子协会（1825年）。复兴也来到了一些大学校园。
- 一些神学院建立了，具体目的是为牧师培训人员。
- 复兴也来到了西部的荒野。特别是，在浸信会和长老会的布道者的宣讲下，复兴来到了肯塔基州。

第二次大觉醒的形式：露天营会

“1800年7月在加斯珀河举行的圣餐仪式上，麦克雷迪（James McGrady）事先声明，访客应准备好在地上露营。参加这些仪式的人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走了40英里甚至100英里的路程，圣餐季节成了‘营地会议’。这些场合迅速增加，并成为跨宗派的性质，后来被称为‘总营会’。”（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152）

从复兴到复兴主义

“在参加复兴运动中，‘跌倒’成为最常见的现象。人们‘像被枪击中一样’跌倒，他们可能躺在地上，无法站起来，有意识或无意识，持续一小时或更长时间。一些以前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的人倒下了。许多人--150人，250人，甚至800人--被记录为在营会期间跌倒。...当聚集的人数需要露天聚会和营会时，发生混乱的可能性就会增加”（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164-65）。

第一次大觉醒的情绪反应不过是或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对被定罪的感觉和对定罪的情绪反应的合理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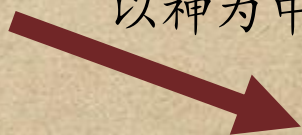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大觉醒期间，人们开始注重外在的属灵感受，作为一个人被圣灵影响的果子，作为灵性的标志。

从复兴到复兴主义

第一次：



讲道
以神为中心



注重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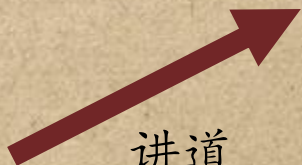


认罪悔改
生命改变

第二次：



讲道
以人中心



情感变化
决志信主



注重人数

卫理公会的现象

“卫理公会认为，利用肯塔基州的教训，他们开始相信，组织群众集会传教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部分。由人数和集体歌唱所产生的情感，在几天内反复出现，有利于确保回应。因此，结果就可以倍增。”（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184）。

“鼓励对讲道的身体反应（如倒在地上）；妇女在敬拜中发言；长时间和连续几天的聚会（长时间的聚会）；最重要的是，邀请个人‘顺服于神’，并通过‘谦卑’的行动来证明，如站起来，跪下，或走到‘决志专座（焦虑座位Anxious Bench）’上。所有这些都直接来自一些卫理公会成员已经流行了25年的程序。‘决志专座’只是在另一个名称下的‘祭坛和忧伤者长凳’”（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242）。

法兰西斯·亚斯理(1745-1816)

亚斯理 (Francis Asbury)，出生于英格兰，曾是一位金属工人的学徒。尽管他自己接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但是他不断装备自己。1768年，他成为一名全职牧师。1771年他回应了卫斯理的呼召来到美国大陆传福音。美国独立革命于1776年爆发时，21岁的亚斯理是当时留在美洲的唯一一位循道会传道人。在殖民地和新独立的美国的45年里，他骑着马或坐着马车旅行了三十万英里，服事生活在边远地区的人们。

1800年秋天，亚斯理从肯塔基州进入田纳西州时，与长老会联合举行的露天的圣餐礼。参会者在现场露营或在聚会场所周围的马车上睡觉。这显示了复兴主义和营地聚会之间的关系。在1801年肯塔基州的甘蔗岭复兴运动中，亚斯理鼓励使用这种大规模的扩展活动。

神学上强调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关系，偏向“神人合作论”，相信救恩是神的恩典和人的自由意志合作的结果。



法兰西斯·亚斯理
(1745-18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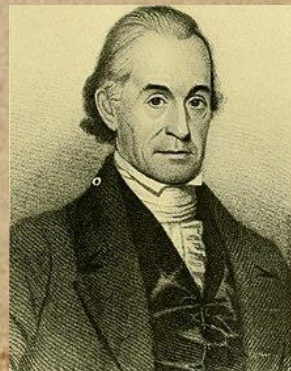
纳撒尼尔·泰勒 (1786-1858)

纳撒尼尔·威廉·泰勒 (Nathaniel William Taylor, 1786-1858 年) 是 19 世纪初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更正教神学家，他对基督教信仰（以及美国宗教史）的主要贡献是将历史上的加尔文主义与第二次大觉醒结合起来，被称为纽黑文神学或泰勒主义。他毕业于耶鲁学院，回校后创建了该校第一个独立部门--神学系，该机构后来成为耶鲁神学院。

泰勒于 1786 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富有的宗教家庭，年仅 14 岁

(1800 年) 就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但由于眼疾，直到 1807 年才毕业。毕业后的几年里，泰勒学习神学，担任耶鲁校长德怀特的秘书，曾担任牧师/神学院教授。

修改启示、人的堕落、上帝的主权、基督的赎罪和重生等教义，否认原罪，神的主权预定、基督的赎罪。泰勒和德怀特都被认为是“纽黑文神学”的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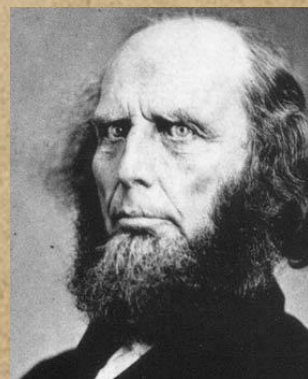
纳撒尼尔·泰勒
(1786-1858)

查尔斯 芬尼 (1792-1875)

芬尼 (Charles G. Finney)， 奋兴家、牧师、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是第二次大觉醒的领导者，因此被人称为现代复兴之父。出生一贫穷家庭，但是勤奋好学，在26岁开始研习法律，并成为职业律师。1821年研读圣经，悔改信主，随后立志传道。在长老会接受神学装备，但因对基本教义疑惑，后离开，并在纽约建立教会。

虽然芬尼在长老会受洗，接受加尔文主义神学教育，最终离弃。对芬尼而言，复兴是件极为重要的事，因此他极力的向教会呼吁要求复兴的来临。他认为每当人们感觉需要被复兴的时候，人们便可以期待复兴的来临，并且一间教会是否会复兴，责任在于牧师及教会的领导者。

芬尼布道会开始了呼召，决志祷告等。芬尼是个不加掩饰的伯拉纠主义者，芬尼否定原罪，否定基督的代赎。



查尔斯 芬尼
(1792-1875)

孝尼：“使自己有一颗新心”（1831年）

“我要告诉你们这段经文的命令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一个人应该改变他生活的主导目的。一个人决心成为一名律师；然后将他所有的计划和努力都指向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在当时就是他的主导目的。他将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指向那个目标，因此改变了他的心。...很明显，现在所描述的改变，是由罪人的心灵通过动机的影响而产生的简单意志，是一种充分的改变，这是圣经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使罪人成为基督徒的所有必要条件”（引自《神学评论》[1832]中的评论，295）

芬尼：复兴（1831年）

关于复兴，芬尼公开教导说，应该期待并“通过使用专门为该目标设计和调整的手段来促进复兴”，他批评那些认为“复兴是一个奇迹，是神大能的介入”的人。芬尼说，“那是荒谬的，它[复兴]应该被期待，应该被计划，因为它可以被创造，可以被胁迫，可以被安排。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后，教会开始流行计划复兴，举行复兴会议。我们怎么知道复兴是否成功呢？有多少人做了决志，有多少人站出来，有多少人走到祭坛前，这就成为衡量复兴成功与否的标准。（查尔斯-芬尼，《宗教复兴讲座》”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

芬尼：罪及归信的观点

“根据芬尼的观点。基督的死并不是代表为那些被他背负罪的人偿还债务：而是一个满足公义的行动，使神安全地、有可能地饶恕那些悔改和相信的人。所以确保饶恕的行为是人的，而不是基督的--赎罪本身并不能确保任何人的救赎。…当一个罪人悔改时，这种感觉状态使神赦免他是合适的。”（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262）。

“现在有人声称，使用决志专座和随之而来的教导，总是能看到归信者的增加；而且，论点是，既然这样的结果不可能没有神大能的作用，那么神一定会在所传的教义和所使用的手段上盖上他的印章。毋庸置疑的是，将‘归信’作为一个即时的、公开的决定，并在宗教媒体上立即公布可确定的数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的反复成功的展示。被视为有反应的数字被认为是足够的证据，证明实践和教导的改变是正确的”

（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283）。

实用主义传道的结果

芬尼声称成功证明了他的事业的正确性，这一点可以用事实来检验；然而，事实显示了与芬尼的理论相反的证据。在19世纪30年代初，芬尼一再断言，如果传道人采用他的观念，就会有持续的复兴。许多人确实采用了他的观念和与之相应的做方法，但‘永不停息’的复兴从未出现。1831年的兴奋似乎是终止点。甚至芬尼本人在1835年的演讲中也承认，“自从[1831年的复兴]以来，荣耀就一直在离去，复兴也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力量”--（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285-86）。

伊恩-默里：芬尼的新措施被广泛接受的原因

1. 他们可见的、数字上的成功，战胜了对新方法进行圣经辩护的需要。
2. 基督徒希望看到可见的成功，而新方法以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方式提供了成功。
3. 新方法是在真正的复兴时期推出的，并因此获得了可信度；
4. 芬尼的方法的所谓成功得到了更多的宣传，而不是因此对教会造成的明显伤害。

如何看待复兴与复兴主义

默里：“复兴是神真正的工作，祂在重生中从内到外地改变罪人，而这种改变的果子是在一个改变的生命中看到的。”

“复兴主义包含了神秘的心理暗示，形成心理压力。用来制造期望的‘祷告’，对即将发生的结果的预测。‘复兴者’的个性被推到，‘呼召决志，祭坛呼唤的东西，通常以此证明其成功的非凡之处”（默里：《复兴与复兴主义》，380）

第二次大觉醒后带给教会的危害

1. 公开的回应非常重要，因为救恩就取决于个人决定。
2. 靠个人决志的易信主义，福音营会成了教会一个主流。
3. 教会逐渐忽略教义和认信，缺乏门训。混淆重生的教义。
4. 强调个人的经历，而轻看，甚至忽略教会生活。
5. 错谬地理解得救的确据。

复兴与复兴主义的本质

默里：真实复兴的本质是神的绝对主权，仰望等候神的时候，人不能预备与制造复兴。我们所能做的，是警醒祷告，遵照圣经传讲救恩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讲主的话。对照之下，奋兴运动则没有任何奥秘可言：群众大会的精心安排，制造心理上的压力，让人产生期待的祷告，对结果的预测，奋兴家发挥到极致的个人魅力，以及积极的邀请等，这些就是他们取得现象成功的秘诀。从复兴的本质来看现象，这是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主流，旧派的坚持；追求现象的成功，忽略复兴的本质，则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新派的诉求。

总 结

通过这种真正以人为中心、人为操纵的复兴主义形式所造成的损害，完全将教会的重点从信靠神在罪人心中做工转移到实用主义的主观方法上来，在福音被蒙蔽的情况下，罪人在情感上被操纵，被诱导做出决定，使大批没有明白福音，没有重生的人，受洗进入教会。这些看似短暂的教会兴旺，却在长期为教会埋下了世俗化，实用主义的种子。

另外，第二次大觉醒的后期，也成为复原主义，一些异端邪教的推手。在之后，大批异端，例如摩门教（1830年），圣安息日会（1840年），耶和华见证人（1881年）等兴起。

我们的反对：这些方法不符合圣经！

他们的反应是，“你有什么资格挑战这些新措施？看看数字上的成功。显然，神在祝福这些新措施，因为它们产生了效果。”

我们的回应：“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耶6:16）

异端对教会的冲击

1. 对他们的信仰有清楚地认识。
2. 熟悉异端教义断章取义的圣经经文。
3. 热心分享自己的个人见证。
4. 使用大量的印刷品。
5. 错谬的末世论引发人的紧迫感。
6. 大量“平信徒”的工作。
7. 律法主义所带来的奉献意识。
8. 有组织的传道训练
9. 甘愿忍受别人的嘲讽。
10. 实用主义“信仰”。